

律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何如寵

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尊公真品亮節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事方在紛拏
俟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珠耳三台之尊以
頓遷為快一字之袞以晚得為榮想足下策之審矣

正人
不作
漫語

荐一儒官
敘致乃爾
真雅人之
筆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銅陵訓導曹生某者。不佞爲諸生時。以道同盟。以技對壘者也。爲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墳篋鵲起。有在昔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廉。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旣晚。才得一廣文齋。爲靈光殿。不知造物之眎曹氏者。何以異古鄴下耶。君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噲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不佞者也。

葉

燦

曾城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卽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吐詞爲經。矢口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微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咏。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槩抹殺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

直寫胸懷
如海涵地
負便是事
事無碍法
界

道理如是
知得如是
又不妨作
分別見益
分別見亦
大同於道
理中也

清潤筆墨
所難

說詩又各各不同。豈詩為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墻別開一門。戶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能知。二地為元微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為。楊大年之。以杜為村夫子也。可即為近日之。呶呶。王李輩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恢廓胸襟。永明不云乎。眾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況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即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為然否。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函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真諦。徹悟根宗。流雲泡沫。何足溷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歇絃。悲金銷。蘭滅。攬玉霜之夜。下目。旅雁之晨。飛俛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即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弟輩獨無遐心乎。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燭武嘆其近衰。馮唐未知將老。非惟藻思半凋。抑

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雌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蓋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坌滿眼。如兄之冲虛恬澹。針芥相投。恨不獲促膝論心之為快也。真切真切。

姚文康

休那江南桐城人。龍戒山人全稿。入酬債堂集。所著有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答公良

弟近委頓已甚。強半山中臥時。入城為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覓看。西冷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八口意今皆不能。其一足所不能。其一面所不能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令。恐聽傳事版時。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噓。

與人

閒居適性。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

劉若審

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公府衙門。掾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衣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脩。但取免徭役。持

叙事別異尺牘所難往見漢魏人時有作此等語者不謂近代始謂此徑但癡者少耳

今日又恐養濟院中

有凍餒之人

門。戶。是。亦。以。膠。庠。為。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然。為。天

地。間。一。大。蠹。者。非。歟。

蕭之坦菴江南桐城人
魁菴集

謝冒辟疆賀七十

不肖

馬齒日增。鴻爪莫定。蘇卿雖返。衰顏難画麒麟。

杜老未歸。浪跡空占烏鵲人傷蓬轉。天縱樗生。每見
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欽班范之
傳。德比古人心念陳荀之舊。徑蒿旦啓。時勞載酒相
過。江水春來。屢拜分甘。遠惠頗如劉峻。負愧深交。每

最似坡公

感王孫。不忘執友。行年七十。萃貧賤富貴。患難于一
身。而少不如人。何況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
失之。九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杜賓朋。
唯自敘行藏大略。回念生平幾知己。但私憐語嘿殊
方。忽捧鴻魚。兼披瓊玖。厨羞載錫。海錯分甘。更拜佳
章。益顯至德。蘇張近體。遠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
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
重。我山陽之感。東海偕奔。際平時而轉懷。往事願無
忘。同谷之行。眉山父子。已多材而加以杜陵野老。陽

用事能自
矜胸臆無
詞人滑膩
之氣

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家兄弟皆名士而重
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競爽當者逡巡白髮如
賓頗愧梁鴻之老婦青衫作客常憐劉表之諸兒何
敢當荀龍竇桂之稱兼寵以江草莊椿之比雲霄誼
薄雖敬老爲其近親金石情深快知我莫如君子拜
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
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未詞陳期命袁安之駕牀頭釀
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于父母
夜光遠曜世交永締于雲孫臨楮欣瞻望風欽謝

方孔炤

仁植潛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
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
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
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
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卽天地之
情也冒以急口媮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
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

真讀書明
理之言足
奪人意

丰致嫣然

一落筆便
引人勝地
省齋固自
韻

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
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
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
入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何采

第五省齋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文端公孫

與減齋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邇來三月食無鹽
弟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醉我當撒鹽為報

又

溽暑蒸人竟如一丸封戶戶外事絕不相聞致車騎
言旋遂疎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疥壁耶幸示無誤
從事佳墨如襄陽公百縑足令皇甫湜愧死

又

老蓮筴子真生平所未見况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
佳句為憾俟開春為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文通作
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
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清鑒最吉祥事其何
敢辭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為司空見慣。當不罪耳。石公画何日可得耶。

又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體須珍攝。然亦不宜太煖。弟體中尚未平。今日更若

韻筆韻舌
省齋兩檀

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遍謁。正見此君皮強骨健。亦止謗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較炎天尋煖處跑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又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是躲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釋迦佛。活濂洛關閩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尚想到參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為之浩嘆

又

香艷至此
令人悔爲
大家

織子雲。油素之書。范艷班。香祧孝穆。珊瑚之位。名動
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清鮭濁酒。
時等味于五鯖。謝米潘輿。尚待資乎三釜。而人惟菊
似客。許蓬開孔座。雖登氣長。橫鶚稭疎。獨許性不馴。
龍卓乎孺子之遐標。不愧真長之畏友。卽嘯咏日盈。
於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栢
梁。近矩魏晉。揚開挖曆。上初下晚。漢粧巫雨。宜太乎
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
就步爲花。搖紈扇笑迴髻。將柳縮莫不比音八律。繫
采七襄。固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簫當
橋寂。山高紅樹之鵲角。爲晨吹城墮。玉鈎之月。鈿轅
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翹。同銷烟草。昭明溝古。傷流
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似夢。固已身同秋士。
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江杳靄。叔寶能愁。
不只閱斜日于鳳臺。遙題吳晉。眺荒潮于越嶠。獨響
鷓鴣矣。夫詩之爲道。以言性情。論詩于今。尤必取諸
懷抱。懷抱遠者。其人必忠孝。其語必幽森。其取友必
簡嚴。而遇物必深厚。正則之想。靈叫帝愬。芭讐菴捐。

正則拾遺
對寫兩段
此格見之
儷體文人
無所不可

玦。珮。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清。蔚。起。楚。水。
以。波。瀾。終。古。而。還。椒。者。猶。椒。桂。者。猶。桂。君。子。以。安。其。
霰。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聽。猿。拜。鳥。
駟。路。腸。迴。于。罷。酒。故。園。眼。亂。于。隨。風。乃。猶。媿。媿。龍。湫。
祝。春。姿。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
以。奉。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憔悴。
世。隔。悲。懽。或。含。辭。負。屈。絮。語。如。顛。或。泛。梗。依。人。低。頭。
忍。泣。開。萬。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
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饑。難。託。漁。父。何。知。其。別。具。懷。
抱。有。如。此。者。道。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
方。當。舉。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
深。似。此。心。期。不。睽。今。曩。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
邊。與。吳。陵。諸。子。揖。騷。而。坐。杜。兼。索。水。部。于。季。孟。之。間。
耶。

與冒辟疆

洞老至都出示手函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
千古弟于宛君如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
蘭花底醉瀋淋漓猶髣髴歡場宣揚幽蓓至今美人

麗句纏綿
正使子山
孝穆猶未
夢見

系隱集 卷之十二
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姍姍紫幄中。尚謂金
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
云非。弟管幅之遭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况于
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
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
蟬鬢。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玻璃易碎。
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
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誄詞二千
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猿三下矣。欲附數言于
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劈箋探韻。絮語神傷。而蟋蟀
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
桂旗而酌翠羽。未敢忘也。

孫國救

伯觀一名救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弟惑焉。沉鈎而出。比目舉弋。而落雙飛。
雜取舊律中。旣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攘爲己物。如
是而已耳。弟每思之。先喆佳聯。久著詩苑。譬則文簫
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靚。各以仙而

藻雅多風

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宣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
 籃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嚴光之與梅福女。各以隱
 而耦者也。王凝之之與謝道韞。竇滔之與蘇蕙。趙明
 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
 容生割而人乃公行剽竊。別為配耦。必欲重婚。秦玉
 於梁鴻。再醮孟光。於蕭史。強匹易安。於右軍。則毋論
 伉儷。非倫。共傷心於珠璧之點。抑亦摹擬多事。或血
 指於鑿柄之訛。作者襲舛而莫悟其非。觀者沿習而
 漫呼其好。豈不千古一大冤案哉。弟思前人詩中自

運筆命意
 如承天寺
 月下松栢
 影

有隻句之佳者焉。古則有音律恰調之句。律則有起
 結不對之句。絕則有簡練可對之句。余乃擇彼孤芳
 覓其奇。似巧為媒。灼各遂應求。雖有移桃接李之勞
 而無截霍續鳧之病。豈不煉女媧之乳液。補天地之
 遺憾者哉。譬則上帝遣天漢中白水素女。化為江上
 螺。而畜於謝端之家。以為耦。又若周瑜之得小喬。為
 耦。司馬長卿之得文君。為耦。當其隻也。若有所待。當
 其耦也。若固有之。豈不千古一大快事哉。又譬則林
 逋以梅為耦。干將以莫邪為耦。箕以畢為耦。斯又得

耦之神而遺耦之形者也。集句者甚多，而集隻句爲新耦者實自弟始。中間或所耦非倫者，亦願足下爲我正之。

孫沂如 阿漚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靈

昨暮有所見，見鼠方得意拱穴爲猫獲之，而獲不遽啖也。縱之去，復爪而回，佯伏挑之，使蹶或拋擲，觀其僥仆相侮無已。鼠忽怒，掉面向猫，反怖爲患，齧唇齧齒，疾呼如詈。猫益玩，舒趾撩撥，鼠忽嚙猫趾，弗釋。猫痛失聲，亦怒，始齧鼠首，如折冰柱，而其趾亦血矣。鼠死，猫亦棄，鼠弗食而自舔其趾之漬，若悔其齧之，不蚤也。鍊牛以道眼，世法眼并觀之，當宜何從。

答顧偉南

前教云：內苦齠側，外苦憂患。弟以爲非多事也。方寸莫廣矣，坦矣，而人齠側之物往而不納，而返焉，而憂患起矣。益齠側其方寸，以敵憂患，而憂患熾矣。天地之大，呶訾無所容，而呼伯助乎。莫若坦於憂患，而憂患彌烈。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國備焉，而仍謂齠側者。

極似柳子厚黔驢等心紀

未聞道也。道彙古今。治亂禍福。而通之。則驅側化矣。何憂患之足云。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竹關老人

熊伯老寄語云云。未免病痛。近人談道。往往騎着兩頭馬。韁勒不在手。名為不倚。其實已離。大師逼其窮究。是高一歩法。若向脚下一棒。且問。擇個甚麼。正恐茫無着落。擇善固執。是不倚根。基止要加存養。先儒云。養出端倪。不有種子。端倪何在。不知養字。道得着否。近略體貼。叩盤捫燭。知所不免。今止求一肯叩肯捫之人耳。來教以無我。為過關。以因物之則。為適當。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以此見知于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徵索不已。間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知也。默守而無悔。有婦于此。日侍其夫子舅姑。揭然

今人講學往往誤入禪家不知真禪家正不如是

尚白西江歸一船亦不能自存于輩為賦賣船詩然尚白未嘗沾沾以廉自命也

凡數設喻
只覺其古

鳴于衆曰。我不玷爾。惟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為婦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舅姑。猶日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迫而索。以牡犛之速雜珮之贈。諄聲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感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牆茨見醜。而侈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大慚而唾逐之也哉。今為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驕娣奴然。以告東隣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昨為兄治裝。亦不敢不略盡。兄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郵便還答。想復一笑。

可以書紳

與張某
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不效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
吉隣集 卷之十二 七 賴古堂

此等書乃
亦有用得
看處

意正詞嚴

如此理學
真有所見
不可與迂
腐一例看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并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
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眎我為何如人弟不敢謂
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遣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
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
無私也况彙集羣言刻為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
往眎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為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
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為稽
據觀其書大抵東南人所為也南俗善佞度不自公
始然公長者願後此勿復爾慎勿一字假僕既不為

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日飯脫粟
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惶恐不宣

張習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詒清堂藏稿

與門姪某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单主造化故
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
處如夫婦居室非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
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
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冷水澆處
令人陡然
一驚

又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人之自己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落自己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已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履心集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飲語曰剛制於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弟不能止酒而顧以酒遠名亭然不三蕉葉酪酏矣願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以導我

與朱際有

承示窰器驟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手駭嘆久之再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為偽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其外者愚人以驟耳世詎皆驟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蒟蘭久矣昨入高座寺舌始載之味在鹹淡外想即南唐歸宗寺之淡鹹羹乎因憶阿翁蒲笋同分

借小物語
道發人深
省

三月雨。蓋鹽閒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茲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主祠祭也。與諸髡約法三章。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呼盧浮白。操縵安絃。履絲曳縞。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詩。髡如是哉。乃今無僧無詩。無僧無集。無詩不可為僧。不可稱善。知識甚至有善知識俗臘。走使數千里。遠近徵詩。為泥金屏障。以為祝頌者。嗟夫。僧圖作佛。罔乃爾爾。此櫟下先生見善知識。輒稱曰名士佛也。

今日安得起伯玉一洗禪林之穢

程文林

瑤生江南休寧人留月軒集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昨自宛陵掖病過新嶺。憇僧舍。憶前冬吾兄度嶺。風雪漫天。兄挈弟扶一行。十躡冰花雪。盡纍纍。吾兄鬚眉間。弟顧兄笑曰。儼似海南水晶人。兄亦啞然應之。比雖襍被荒涼。而與會豪舉。不謂年來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兄手札。并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弟攫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兄。俛首凝思。含毫欲腐。嗟乎。弟病

狼狽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
 傀儡。但使登場。扮演毋論悲歡離合。務使各盡關目。
 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闕遽爾。息鑼歇鼓。
 生前不知種孽。何狀年甫二旬。溘焉朝露也。禾黍之
 腸。改充參朮。近且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
 讀書。詎知弟身雖憊。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
 煩憂轉甚。二親既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
 亦藏之。弟亦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哀弟病。時時撫
 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頰。弟淚交於頤。兩淚迸流入

冠五為子
 言瑤生十
 五即能賦
 采芹後未
 娶甫二十
 即沒文人
 天折自古
 同嘆讀此
 滿紙哀吟
 僕雖未識
 瑤生亦為
 之淚泫泫
 下

口成血。柔腸為之寸寸斷矣。旦暮望兄歸。執手永訣。
 效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弟
 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弟敝篋中所構應制文。經書
 題不下五百篇。昔欲藉之弋貴。今竟因之戕生。不覆
 醬瓿。即投燈焰。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皆病中語也。
 乞兄憐其苦而存之。使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
 弟哀者。謂程子瑤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
 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
 異人憐吾兄。視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吊我者比之。

蘭摧玉折。笑我者等之。夕權朝茵。任之而已。

吳非 山賓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說文引經三唐編年武兵畫記无居詩話蟲弋

與滅齋先生

非頓首先生閣下。自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襄選事。寓

白水。寓星野耳。盛名口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

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所及。非則草野子民耳。非不得

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餬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

積有隨筆。顧以分特懸殊。地復遼絕。請教有心。親炙

無自如木中蠹。雖未仰見天日。然間蒙唾餘。即猶陰

霑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聞雷霆。然間蒙墨繡。即猶

均施衣食。每私憶于田水月。知將來之為公安者。何

人亦竊思于陳織屨。知繼此之為景陵者。何人若無

緣。獲遇于其人也。遲之身後。恐莫可得。况當世乎。則

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彼蕭

恭之所諷。人多不好。歡興仰眠。看屋梁而著書。千秋

萬歲。誰傳此者。不真笑人耶。嗟夫。窮愁如非。即不敢

言著書。亦安得夫歡興之為好也。無以自解。則亦惟

寄歡興于著書。已爾。傳不傳奚問焉。惟執事察之。

山賓著述甚富。皆有世無由驟見之。

苦調羽聲。情則猶是也。而讀之加憤激矣。

王士禛 子辰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奇峰錯互。長松蒼鬱。人在雲氣中。嗒然相對。此際胸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有此人。

又

傳稱范中立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覽其雲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寓筆端。則于巖萬壑。雖盛暑使人凜凜。挾纒道生。画亦似從終南太華間得來。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乙巳夏。禛在青州真意亭為先生題画冊。因憶辛丑在揚州壬寅在真州前後為先生題画賦詩不下三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禛年來衣敗絮。行荆棘。泓穎久廢。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為之流涕。

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

西樵落筆
每有遠想

貽上自是
情種一落
筆輒一往
情深

險第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為慷
慨。破涕如。禎否乎。

又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館。
憑檻四望。江流瀾汗。遠山渺然。帆檣歷落。隱映岸側。
使人襟抱曠然。髣髴茲圖。間意晴窓。披對輒復一往。
有寒裳濡足之想。此故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觀子韶所繪種種蟲魚。覺
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婁子柔號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
絕得風騷三昧。長蘅畫稱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
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韋帶不出鄉曲。以
翰墨相娛樂。一丘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
輩風流。遂無復繼。俯仰身世。可為慨然。不獨摹山擬
水之工也。

周明瓊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鋤園稿

筆致楚楚
堪入世說
中

魯臺先生
積學不遇
著述盈笥
兵燹後盡
歸祝融僅
存春秋詞
命輯註一
種廣菴已
付之梓不
久行世尺
牘特先生
一斑耳

與朱質軒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汎覽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誠
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徒
業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
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
過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溫公言學
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
上惟一書未終卷誓不他讀王緱山每讀書自首至
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曰
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今架
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鹵莽滅裂忘前失後
何曾受學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
糞諸王爲長者惟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
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
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
可以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烏

不敦厚安
得風流足
洗王謝千
古之冤

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人。守。得。一。靜。字。即。天。地。鬼。神。且。無。柰。何。况。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示陸甥渭陽

趙承旨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其草稿點竄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蓋涵養之功。具是進一解矣。

周 寰

廣菴大瓠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即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謨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為累故。

與季滄葦先生

先生撰輯。何止等身連屋耶。四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其不敏何幸。盤礴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索靖碑。陰坐卧不去。

因懶得靜
亦救得一
半

大塗橫抹
直是放肆
耳書安得
工

意見之累
大于嗜欲

觀止矣。特吾輩藿食人。終日瓢飲。先生雜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猩唇。縱朶頤如飲河之腹。何腹虛氣通。味淡脾固。八字不獨養生要言。亦是貧居受用。持贈隱先生。亦坡公所謂獨享爲愧也。

與沈貞居

與徐伯調

陸士衡欲賦三都。因太冲而閣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遂隱已作。魏朗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子瞻。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與沈友聖

拊欄子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蜜漬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東坡以饋仲殊。詩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

古人只是
小心服善
便事事占
地步

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厨。無限羹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僕凡庸。愧無仙緣。而喜攬草木英蔬。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隨生家法。窮餓無聊之所為。坡老所云。誑口而已。莫將真率。閒家味。說與朱門。食肉人。彼肉食者。固有所不屑也。

與趙半眉

梵志翻著鞵。人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節其母。以草具節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鞵法也。弟所輯書。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輒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向或不屑。此而弟顧樂之。亦翻著鞵法也。稿本先呈。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陰覆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吾輩終日熾然。內焚其和。試問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滾湯鑊中立地。一服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王山陰所謂六

山陰自號
諱菴末路
儘不謹

月連朝逼壽詩。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與黃增岸

曉登毘盧閣。閣峙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烟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雜。和閣中栖鴿。不可數計。天風穆如幽靄。若眩窅然而覺。慈憫之覆度也。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篷點聲。聽聞上水聲。如雷轟砲。鉤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况。未幾篷破沾灑。妨臥覆以油綈。襪被仍濕。嗟乎樓船橫吹。容與中流。何人哉。

與沈貢園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八字。以保桑榆。

與櫟下先生論畫

畫家老穉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芊芊。浮於楮墨。乃為可珍。若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峰骨磊砢矣。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骨自

妙筆曲肖坡公

寫得幽寂別有况味樓船橫吹人安足知此

廣菴論画
每多遠賞
所謂別峰
相見者也

蒼疎清閔之法關仝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
結遂爾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瀉山總是曹溪
一滴

畫有顏唐放筆而不嫌其漫有矜慎惜墨而不苦其
拘關捩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
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參漆園之獨解矣已而寢
食焉坐卧焉似不容更豎一義更綴一辭益信嵇呂
所云詎復須注爲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倣士衡

連珠之式演爲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醉盤眎
兒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
蝦釣出隨其所獲都成遊戲猶詩家律陶律杜之遺
意云耳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八音之中惟絲最密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顧殊
以疎野愧公

與減齋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埴 遺民滅堂江南上海人
大雅堂集

與潘九閔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晦冥。以蓄
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斂。以養明年之
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
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
無獸無魚。何。莫不。結隣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

第。每念瞿元初 純仁 邵茂齊 濂 顧雲鴻 朗仲 輒泫然

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

比事留有餘不盡所以師天地也

近世之士曰首滅沒

於時文者
不知其幾
矣可慨也
夫

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與顧與治

時與治為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士，沈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足下者，訪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漬酒之士，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之為，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與胡白叔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為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為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令紛然屬和王。

前哲風流
於今未墜

屈坡公之
筆為小品
文字妙絕
一時

右丞。一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俑矣。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

胸中深厚
便容易寫
得出

與梅村先生書

謙益

白。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

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剝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飲助之。以眉山劍南。

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
技癢遂放筆爲敘引。非謂樸學謏聞足以遂盡來美
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
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
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俾其不能而鏃
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衝口
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
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
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政。唯篋而藏之不惟爲
魏公藏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與周減齋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
受學于元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
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
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
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
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鍊笛。白雲滃起
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

石谷名聲
常熟人

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画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画
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画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
真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
此。然敝里菴苑多人。画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
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
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画。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
生。而僕媿媿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
精賞鑒。必不以僕言爲無當也。

龔希孟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

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理亂

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饜嚼之。第口不能言
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
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蹋殺
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

并墨兵之瀆。亦不欲哺糟啜醢。惟啖神仙字爲脉望。
行且爲蟬蛻。毋爲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
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卽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

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叅達生

朔方去京師遼遠前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於近
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括盡長安
棋局如漩觀之倏而豸繡倏而南冠又倏而為西江
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蟪蛄
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蓋臣弼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
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為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
是雁渡長空聊為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

現聞先生
得於禪乘
於此可見
正先生所
謂以用世
為出世者

之為有大慧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
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
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為證猶覺
其有英雄血性在也漩觀履患難頗有遺世之志出
福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新
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為然蓋仁兄不出山
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
如傀儡場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
使坐客動容旁觀喝采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

軍粧院子。旋進旋退。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
邸報之塵羹。為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套子何異。覽
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
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
石。而羣醫麇集。藥案盈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
欲買參耆。而掌記者。誘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
憚于涉遠。草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

先生牘每以醫藥為譬而愈變愈奇知一事而天下之理無弗全

若禱羣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
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囊篋。而不敢動。動之恐觸
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盲矣。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行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瞻金支翠旗
之氣。講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薨馳道之觀。迴瞻
帳殿。馭娑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杖刀
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伙飛之客。還過莫愁

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漿之樂信江
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清
涼寺無高座談經。佐武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畫壁
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渾天儀
款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
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經史百
家諸生販繒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
數百列肆橋門多籬壁問物無稽叔夜酒盃徐景山
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檝
唱烏栖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又爽
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峰斷雲梧桐一聲猿鳥
競嘯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珠而吾猶戀腐
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脫朝服挂神虎門
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堂待我耳

與吳默寘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
十首詩爲諸生立條教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曼
容之風顧一年懶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

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于弟。以此蒞事。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于罪戾。年翁之賜也。雞鳴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笑啼。不敢而芙蓉獨矜枝。閉葉以謝吾逋。客讓年翁獨享。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蓴鱸稻蟹斗酒黃柑。不堪落寞恨。無繇持獻耳。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兩獲南問。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霄客冲霧。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固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槩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草木。以相引輔也。僕受質隘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獎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甘礲土。難望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採九品之評。將為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駑下。以遂繇來。而私心惶惑。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

讀世俗鄙
蕪之篇安
得不奉管
魏爲典型

世之學漢
宋而流於
疎率者對
此寧無自
愧形穢

物二者小大必有攸分。故嚴正自持。每易亢折。宏通
廣運。必藉委蛇。然亢折者一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
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
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
解繩墨而擅神化也。僕奉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
學問神宇。躁淺既挾。嵇生疎誕之性。而又懷元禮是
非之心。蹈世末流。必嬰多咎。意欲思周任之戒。守老
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焉問稼。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
懷。先生迨庶之資。語默中道。審時量才。其必有以教
鄙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
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
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軌物。要其醞釀。豈有間然。
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
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誚。而日
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卽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
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

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豎節槩。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圖之說。亦非襲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人每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疎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方將哀憫之。而祈與昭晰乎自然。柰何玩弄自喜。耶。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于琴張曾皙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關

規正語能如此深細安得不傾人聽

古音高振正使時輩不能下一筆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三過讀使我夜坐費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製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穉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峰極固當急持其後不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為慰家君既終遁窮荒雲也復遭再別深慚故人厚義退而

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胤息單弱今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被入者皆無昔日之雅杖馬箠銜酒杯者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燕居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于窮巷之中不愧金石之義其意氣豈特曹丘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于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特時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闡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

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雯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而見。所願順時自愛，更期三年。雯雖不才，猶當背城借一。或雯之北轅，即為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昔言別之初，自以為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與得一當，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騫近塞，作歌咏以揚邊聲。此亦文士之瑋瞻也。何圖糞土諸生，落度不偶。

氣體逼似
陳思非餘
子所及

瑰麗中又
復佻勝

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酬良朋之雅望，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每持達人之懷，以為此身為主。名遇為賓，竊笑當途之士，馳朱輪擁華蓋，顧盼左右，輒生光暎者，皆是挾客勢以驕人，于主人無與也。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眉目無所施，歡笑無所展，乃是慕其所賓而愁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又不不能不為者也。

與沈彥深書

關聞問者久矣。向者龍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綦履詩箋，衷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列南行，未及裁報，計足下之于叟，凡一造室，再寓書，而差池相失。遂成間濶，中心鬱絕，復何可言。夫粵人之于秦也，舍舟零陵，旋車轅轅，不三月而已。秦矣。雲間去練水，不百里而一朝別去，輒五六年，良以寒士矢志行止，濡澀舉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負知已之望者，復何顏當眄睠哉。曩見雍瞻，知足下蕭條之况，近問臥子，又言足下勝事能作，氣岸不衰。二君之言，皆為實錄，乃

短筇促柱
如聽水車
鐵馬之聲

知丈夫堅壯之槩，足下真不愧馬文淵也。弟年少時，每思及壯，樂建功名，疎宕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濩落。三十之年，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可期，而髮容難待，彼養生之家，猶尚如此，而况競羨耗其神，憂愁滑其慮者耶。是以每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視七尺之軀，乃復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椎壁也。今足下之齒，既非盛壯，而叟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卷帙，間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

金鼎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道盡。昨得朗齋少迴餘妍。我輩悲涼之意。畏此艷陽。及覩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捷。喜知已之獲伸。彌復難於自况。身無井源之高潔。每望風塵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視。不啻若蛙黽。似此情味。終為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鎮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袷服陌上。跨好馬。蹠躐弄影。輒飄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間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已。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園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栓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嘆老嗟甲
之言獨能
驚心動魄
舒章何等
筆也

誰能遣此

一往令人
黯然

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汪琬 茗文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 容

僕

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

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

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

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

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

外互首尾。斷續。而且為之忸怩。而心且為之愧悔者。

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

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為足下所窺見。是宜何如規

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

於足下也。僕交遊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

師。得梁御史日緝。今復得足下。不可謂之孤矣。前御

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檢韓歐陽集。伏

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鍊達。意氣之奔放。

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

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

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為知。僕而其實

正是自己
占地步處
正是學韓
歐處

結隣集 卷之十三
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為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灑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遊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答陳藹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為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鬢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寃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謂之為迂。詆之為誕。為偽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

昌黎論文
必本之於
道及其論
致力于文

賴古堂

處不過推
尊司馬相
如太史公
劉向揚雄
謂用功深
者其收名
也遠耳道
未嘗不寓
於文而執
文以為道
其說亦有
弊即荀卿
揚子俱不
識性而昌
黎以大醇
許之已自
逗漏不少
吾老此論

自是千古
人不敢說
破者

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
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於
為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
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闕風至。縣
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聶
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
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為文非明道不
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為有力。則僕
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
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
唯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
駭魄。改觀易聽。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
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
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
之畔岸。而剪拔其籓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
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
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為

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之疑僕也。尚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琬

聞古人之為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

托諸鼎彝，敦卣之數，而傳始皇之罌之篆，會稽嶧山之

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托於金石

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為人所稱述者，亦不

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

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

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

前數篇純似韓退之此篇則脫胎于歐永叔

於此等文猶存大家規模不肯作小小韻

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托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托焉。今璇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蕭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托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璇以雙鶴。璇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思欲托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且書

璇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璇誠不敢固辭。然

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
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
者○得○更○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
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
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
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
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
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
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

可謂辭達

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
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
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
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
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
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
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
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
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

可窺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悉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宋楙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重然翁世居九籥集

與賓之兄

鬪雞走馬。蹴鞠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雖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謔。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況斜曛。男兒貴自信。為語老翁。無強料人未來事也。

人李本寧先生嘗稱之曰幼清看封侯之才而不遇時有神仙之骨而不遇師可謂知先生者矣

戲黑二

狂態可掬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莊

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癸未

弟

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

驚。蓋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

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

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

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香

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屬盛

觀。而并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

艤一小舟于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

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苞朱

實。知已爛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璣

廣明椒峰江南武進人

與曹峩眉書

峩眉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為文數十首。謬為諸大

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為昔揚子雲著太元。世

文必思可傳。然後不敢輕為。非深於文者

不能為此
言通篇氣
骨全得力
于昌黎

推許之後
深自刻責
如此不獨
文章追摹
古人已也

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
 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
 以喜也。既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
 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
 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即知其
 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為文者。有敢比
 於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
 文者。一見僕文。即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
 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
 夜自思。怦怦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
 愀然不能已於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
 為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既已。願為文章。其文章既已
 謬為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
 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杳無足觀。則何益哉。則何益
 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為千
 古事。則必不敢輕為。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
 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既無足恃。
 乃謬為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望。僕過

奢而舉未足為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有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耑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即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異向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為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此書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減齋

下里漫漫。無高山大麓之奇。無洞壑清泉之美。地靈既少。人物亦凡。荆川以後。罕有以古文辭名世者。琪生也晚。無才有願。不自度量。竊與二三同志。皇皇深程。妄思縱步學林。長驅文苑。鳩此邪許。蹤先賢之後塵。詎意南風不競。去歲冬初。既失董生。今茲秋孟。復喪鄒子。同魏文異物之痛切。昭明俱逝之悲。文友文酒自豪。沛國國山風流盡墮。程邈恂恂。春風玉質。觀其握管。摛詞駸駸。未已而金刀掩鋒。長河絕流。翮罷凌雲。鱗摧激浪。緒業可悼。非哭吾私。每過二生之家。

椒峰古文詞俱學步八大家而翩翩翰札則又江左之英華文人固未可一體拘也

書。析。依。然。筆。塵。不。御。老。母。隕。絕。稚。子。斷。魂。仰。思。海。內
 愛。才。莫。若。我。公。即。昨。之。提。挈。二。生。何。殊。任。彥。升。之。二
 到。于。襄。陽。之。一。韓。固。知。聞。訃。盡。心。有。異。他。友。同。里。誅
 輓。何。足。以。為。二。子。光。倘。蒙。大。作。手。賜。之。傳。世。之。文。死
 而。有。知。誦。且。拜。于。泉。壤。矣。先。生。其。有。意。乎。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近。遠。之。人。所。翕。然。稱。慕。之。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苟。期
 得。乎。此。而。舉。他。物。不。足。以。易。其。好。者。非。名。也。耶。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富。貴。貧。賤。去。仁。則。惡。乎。成。名。名。者
 君。子。之。所。甚。急。也。而。子。乃。高。譽。僕以為不好名過矣
 今。夫。嬰。兒。之。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
 戠。雖。嬰。兒。羣。而。噪。呼。謂。之。飯。也。羹。也。戠。也。此。可。以。戲
 而。不。可。以。食。也。昔。者。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
 子。期。逐。三。易。馬。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
 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耳。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
 人。心。調。于。馬。然。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
 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

不明已意
 大意隱隱
 在中文
 之氣去秦
 漢不遠

皆在于臣尚何調于馬哉。楚人呼石未剖者為璞。鄭人呼鼠未腊者為璞。楚人之遇鄭賈聞其聲請視之。出之則鼠也。齊之女有設為不嫁者。行年三十而有七子。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若是者皆僕之所耻。是以不敢有此名也。僕豈不好名者哉。

楊大鯤

陶雲秋屏九轉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對此君。覺陰寒之氣不可耐。急走檐下。晴陽藹然。與足下期。即使坐無周郎。當與顧雍割席。

與友

經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閱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翻誦讀。知人一案。

釋通琳

玉林尉麟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與學人

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刁魚魯。殊不

吾友盛此
公言入夜
宜讀史與
他大家一
場模糊也
與陶雲意
同
可為浩嘆

耐。

又

今人皆知一說不知其又一說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過龍潭。癡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連筏臥遊。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與人

寫出性情便見身分正所謂見身說法也

病。僧。易病。對客久。即病。稍觸暑。即病。然亦易愈。啜水。即愈。飲雪羹。即愈。極病垂幃。不見一人。即愈。小病讀書。即愈。今日胸次。幅幅閣前書。此紙未竟。海雲空水。

同一。浩汗羣峰競。爽涼徹衣被。

顧

樞。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梁汾君諱貞觀之尊人。西疇日抄。

示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珙

荆山江南武進人

募賻建陽令書

同疆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風好。乃見交情。

俳偶之文能以意運

質秀不膚
者亦爲僅
有之作

三千餘里之旅。櫬難歸。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
齡之老親尚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僭佈短言。冀聞
高誼。萊陽蓋公某者。筮仕建陽。挈家赴任。行臨閩界。
暴病遊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
空題縣令之銜。來暮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
充藥餌以難敷。含斂何來。鬻衣裳而不給。上有白頭。
之父。胡堪。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魂招北海。
總帳暫停。杭郡。鵲血啼殘。靈輿孰返。登州孤丘。望斷。
路岐。涕泣淒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
驚宦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溘露。堪憐。責存。
我輩。旣屬登朝。載贄。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齊譜。
聯簪。自當吊生而兼恤死。或駮駢可脫。彷彿古道於沐。
棺。或雞黍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捐阿堵。用代生芻。
弘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愛屋自可。進推割。朝廷。
之祿。以賙朝廷之官。傾囊非爲過舉。但得客路一靈。
遄返。庶俾夜臺雙日。早暝。倘襄事尚賸餘資。卽乃翁。
稍娛晚景。備棺無槨。不煩顏路之哭。顏淵問。若有餘。
聊代曾參之養。曾皙。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爲仁人。

以古道古
心出之便

君子盛心。氣干丈以干青。誰不如我。血三年而化碧。豈忘報君。嗟乎。張範非遐。左羊可作。情深埋玉。能不悲。王子敬之。琴誼重斷。金豈遂乏。吳延陵之劍。無辭倡首。謹告同心。

賀撫辰

黃序江南丹陽人
煙鬟閣集

弟病瘧與此

人之遘疾者。始於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而病不去。忘身者。方其康強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醒。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性。

能於此等
情事寫得
淋漓生動
更有何難
寫之情事

竟如讀孫
吳兵法

而喜怒哀樂。故病乘吾所弗備。既至矣。悔無及。則當歛思攝形。堅持吾力。以勝之。而瘧尤甚。夫瘧之為候也。信患者。信其信。則其去也。如釋縛。如聞赦。而來也。如就繫。如揖盜。如尾生待水。如粵人迎蠱。身未寒。早為欠伸呵吁之狀。以俟之。熱未甚。預有探湯屠火之想。以緣之。此其氣已先奪矣。瘧安能愈。吾為子借箸。設數策而攻焉。一曰守。四肢百骸。我之城郭。壁壘也。飲食衣服。我之侍衛。虎賁也。剛果勇毅。我之干櫓甲冑也。敵至毋將。毋迎。勿怖。勿畏。堅城壘。增捍蔽。奮勇。

敢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毋大創敵必退一日制
 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
 鑊湯中暨熱時如吾在錢塘射八月潮如襄子決水
 灌智伯如梁鴻滅竈即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日
 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愈風檄若手提髑髏詩
 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偃旂息鼓敵自疑
 畏不敢入一日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
 去未來現在心即吾所云俟之緣之之心也心不可
 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脩羅皆
 悉供養我仗經力瘡鬼避舍一日療患此者方藥千
 百計倘攻補雜投體削滋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滋
 腎為主弗期速効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暮月而不霍然者我以頭賭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伏讀來翰知足下見友人之負僕謂不終峻拒疑待
 之過厚以僕之不能絕交為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
 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為盡善也僕性好友

體聖賢忠
 恕之旨以
 交天下之
 人此天士
 學問閱歷
 俱到之文

和平之言
勝于毒罵
廣論從此
可廢矣

朋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
祖父之餘貲。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贍人之貧。
固嘗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于僕。亦世風類然。何獨
于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
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
盡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于其相
遠。人之相嫌。未有不于其相拒。向僕之受累。正以賢
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疾惡之嚴。其于保身之
道。未得也。夫我之于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
負我哉。友既負我。而遽遠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愧愧。
則生恨。將有隙末而凶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
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客。于人何所不容。
又奚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
不肖者多。近見足下好為臧否。有類于僕曩日之為。
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計甫草

承翰示。漫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

僕僕

何敢

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不自量。災木者甚夥。時時強以作序。然脫藁即棄去。無有存者。如其剽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氣在半生半死之際。甚者妄扳時貴。謬託知音。稿不十數。葉輒板。以示人。曰吾能為古文。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僕不敢也。且實耻之。如我甫草實為間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隣集卷之十三終



卷之二